

这个女人了不得 不该被雪藏在南京历史中

我们读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开篇就是“永和九年”，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年份背后，有一位贤明女性的身影。这就是在南京主持东晋朝政前后长达四十年、扶持六位皇帝、支撑陈郡谢氏崛起，却鲜为人知的女人——皇太后褚蒜子。

在著名学者薛冰新近出版的《烟水气与帝王州：南京人文史》中，特意为褚蒜子书写了一个篇章，文脉君看后忍不住感叹：“这个女人不简单！”



江苏文脉

扫码关注 江苏文脉公众号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凡 整理自《烟水气与帝王州：南京人文史》

薛冰新书《烟水气与帝王州：南京人文史》

第一回

陈郡谢氏一族崛起

先来看看褚蒜子的出身。褚蒜子可谓含着金汤匙出生。父亲是太傅褚裒(póu)，母亲谢真石是陈郡谢氏后人，外祖父谢鲲先后追随王衍、王敦，也是一时名士，曾任豫章太守。

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褚蒜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。她嫁给了东晋第四位皇帝晋康帝司马岳，二十岁时被立为皇后。但好景不长，晋康帝仅在位两年就病故。

褚蒜子的人生由此转折，也由此“开挂”。

那时，褚蒜子的儿子司马聃才2岁。在群臣的恳请下，永和

元年(345)，二十一岁的皇太后褚蒜子临朝称制，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“垂帘听政”——皇太后褚蒜子设白纱帷帐于太极殿，抱着两岁的小皇帝(晋穆帝)登上朝堂。

初登朝堂，褚蒜子的父亲褚裒成为女儿的有力支持，而且他不因皇亲身份把持朝政，这一点受到了群臣的敬重。褚裒任徐、兖二州刺史，镇守京口(今镇江)，拱卫京都，也守护着自己的女儿。

谢氏一族也因为褚蒜子而崛起。她的舅舅谢尚成为朝廷重臣，任豫州刺史。谢尚去世后，谢

奕、谢万接替了谢尚的职务。陈郡谢氏由此成为一方诸侯。

褚蒜子从前朝重臣何充那里学会了平衡皇室与权臣。当时朝中还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士族，总理朝政的是会稽王司马昱(晋元帝司马睿之子，后来的简文帝)，外戚褚氏没有政治野心，北方强敌后赵因内乱衰败无力南顾，所以永和年间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。

“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……”《兰亭集序》的一段文坛佳话或许是安定的一个印证。

第二回

桓温专权威逼建康

不过，安定之中也蕴藏危机，危机的中心是荆州刺史桓温。

桓温也是“皇亲”，他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，娶了南康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由此跻身士族。

那时候东晋国土几乎有一半被桓温掌握，看着桓温不断扩大地盘，渐渐干预朝政，褚蒜子出手了。在她的支持下，司马昱引扬州刺史殷浩，共同对抗桓温。王导堂侄王彪之任吏部尚

书，有智谋有决断，成为司马昱的有力帮手。同时褚蒜子的父亲褚裒镇守京口，褚蒜子的舅舅谢尚掌控豫州，使桓温势力暂时只局限在长江上、中游。

桓温屡次请战北伐，收复失地，但朝廷始终顾虑桓温势力扩张而不允。桓温率军自江陵顺流而下，进驻武昌(今鄂州)，威逼建康。

不过，当朝中再没有足以用

来抵制桓温的将领时，还是只得让桓温总揽北伐大权。永和十二年(356)，桓温征讨大都督，八月大破姚襄，收复洛阳，修西晋诸陵，留兵守戍，自率大军退回江南，倡言晋廷还都洛阳。

恢复中原是东晋君臣的心结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此起彼伏，这成了朝廷的软肋，桓温借此胁迫公卿，回军后长驻姑孰(今当涂)，近逼建康，遥制朝廷。

第三回

褚蒜子屈从桓温之谋

升平元年(357)正月，晋穆帝年满十五岁，皇太后褚蒜子下诏，还政于穆帝，退居崇德宫。当时主政的是丞相司马昱，陆续进入朝廷中枢的还有王坦之、王珣、郗超、谢安等人。

但是，四年后，晋穆帝去世，尚未立太子。这怎么办？

褚蒜子有诏，当年成帝去世，因诸子年幼，由康帝、穆帝父子继位，现成帝之子已成年，应由成帝长子、琅琊王司马昱继位。

晋哀帝司马丕登基，改元隆和(362)。这是褚蒜子继自己的丈夫、儿子之后，扶持的第三位皇帝。

而此时桓温已是“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”的地位，但他顾忌朝中士族力量，不敢轻易入都。

晋哀帝迷信方士，沉湎丹药，不问朝政。不过，他建造了瓦官寺，大画家顾恺之还为瓦官寺绘维摩诘像壁画。

兴宁二年(364)，晋哀帝服长生药中毒，不省人事，朝臣只得再请褚蒜子摄政。第二年晋哀帝去世，无后嗣，仍由皇太后褚蒜子主政，她扶立成帝次子司马奕继位，改元太和，改封会稽王司马昱为琅琊王。这是褚蒜子扶持的第四位皇帝。

再看桓温。他在这十几年间，以北伐为旗帜，战功显赫，掌握军事指挥权，逐步控制长江下游各州郡，他的根本目的是篡夺政权。

他从皇帝司马奕下手，听从谋士之计，诬称司马奕不能生育，三个儿子是后妃与他人私通所生，在民间广为传播。事关皇室血统，这可是大事。太和六年(371)冬，桓温领兵入建康，以宫廷秽乱为由，上书皇太后褚蒜子，要废司马奕，改立司马昱。

《晋书·后妃传》中对桓温觐见皇太后有生动描写，这也是史料中

有关褚蒜子少有的细节记载——

太后方在佛屋烧香，内侍启云：“外有急奏。”太后乃出，尚倚户前，视奏数行，乃曰：“我本自疑此……”至半便止，索笔答奏云：“未亡人罹此百忧，感念存没，心焉如割。”温始呈诏草，虑太后意异，惊动流汗，见于颜色。及诏出，温大喜。

司马昱就这样被废为东海王，又降为海西公，成了东晋唯一被废黜的皇帝。琅琊王司马昱登基，史称简文帝，改元咸安。褚蒜子退居崇德宫。司马昱是褚蒜子扶立的第五位皇帝。



今天的瓦官寺位于南京花露北岗12号
本版部分图片由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牛华新 郑芮 拍摄

第四回

褚蒜子退居崇德宫

不过，桓温的如意算盘还是失算了。他本想以简文帝司马昱作为过渡，找机会逼迫他禅位给自己，但遭到了朝中太原王氏、陈郡谢氏等士族的有力抵抗。

咸安二年(372)，司马昱去世，皇太子司马曜继位，史称孝武帝，改元宁康。这是褚蒜子扶持的第六位皇帝。

此时，褚蒜子不得不再次向权倾当朝的桓温屈服。因为皇帝年幼，又在居丧期间，褚蒜子命桓温“依周公居摄故事”，暂代皇帝执政。诏令已在朝中公布，幸而被王彪之的劝阻，将诏令封还。

她最终站在了士族一边，桓温到死也没有如愿“自立为王”。

桓温死后，群臣再一次请褚蒜子临朝称制。按辈分，褚蒜子只是司马昱的堂嫂，而且

司马昱母亲还健在。但朝臣仍请褚蒜子辅政，足见对她执政能力的认可。太元元年(376)孝武帝司马曜成年亲政，褚蒜子退居崇德宫。

这一次她是真的退居了。《建康实录》中说：“晋十一帝，有十陵，元、明、成、哀四陵在鸡笼山之阳，阴葬不起坟。康、简文、武、安、恭五陵在钟山之阳，亦不起坟。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，起坟也。”

这一次她是真的退居了。

《建康实录》收录于《江苏文脉·史料编》

【唐】许高撰 凤凰出版社



尾声

士族与皇室共治局面终结

谢安率子侄大败前秦的淝水大战，是太元八年(383)的事。这一战建功，奠定了陈郡谢氏的门阀地位。

就在淝水之战第二年，太元九年(384)六月，六十岁的褚蒜子去世。她三度临朝称制，先后扶持六位皇帝，在东晋十一帝中超过一半，在位约四十年，占东晋百年历史五分之一，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

这期间，政局错综复杂，谯国桓氏以屡建军功而崛起，桓温死前将军权交给弟弟桓冲、南郡公爵位传给儿子桓玄，留下了后世变乱的隐患。同时，陈郡谢氏的地位得以确立，谢安成为与王导齐名的辅国重臣，淝水大捷为东晋王朝续命

数十年。褚蒜子最后扶持的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，是东晋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，正是在他手中，终结了士族与皇室共治的局面。

在学者薛冰看来，褚蒜子是南京人文史上值得书写的女性，遗憾的是，直到当代仍被遮蔽。东晋名臣，人人知道王导、谢安，但褚蒜子却鲜为人知。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，史家往往忽略女性的历史功绩，所以关于褚蒜子的记载极为简略，几乎没有具体事件与细节。但是，在《烟水气与帝王州：南京人文史》中，薛冰通过爬梳史料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见证并参与东晋王朝兴衰、智慧与坚毅并举的女性。